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法國大革命史

(五)

馬德楞著

伍光建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法大國革命史

(五)

馬德榜著

伍光建譯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種

總編纂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第二十六章 度穆累之叛

(一) 一月二十一日政黨及歐洲 一月二十一日高山黨大獲勝仗，汾約及巴巴魯雖是投死刑票的，也補救不過來。因為他們曾經提議過歸國人解決，就足以使俱樂部不相信他們，說他們是僞君子，想設法開脫暴君。況且他們的朋友，有許多是投免死票。凡是這種的議員，他們都指為國人的仇敵。羅伯斯庇爾及其同黨就用這樣有毒的利器，攻打他們。

還有一層：歐洲同盟反對法國，是快成為事實了。還有一個統兵大將，預備賣國了。因此舊時的邊界，就立刻有警。這還不够，還要添上法國西邊發生內亂。因為有這樣種種危險情形，不能不設法維持公安。吉倫特黨是幫忙的，但是過於遲疑，後來都用不着了。不過一個月之內，羅伯斯庇爾就要驅逐他們，把他們逐出委員會。從國防團至憲法團，都無吉倫特黨人的足跡。吉倫特黨之失敗，自然是咎由自取，但是亦因有別種情形，作者要研究出來。

路易第十六被弑的那天晚上，有兩個馬賽人很受了激刺的寫道：『凡是君主都死了！』但是他國的君主並不願死。

(二)英國之干預 第二天英國就宣言說：『法國犯了自有歷史以來未有過窮凶極惡的大罪！』(英國人卻忘了他們查理第一的頭，是怎麼樣在白宮割下來的。)英國人就借口這種話，要來干預。英國是決計毋論什麼都可以看得過，惟有法軍佔據安特衛普，是絕對不能相容的。丹敦是從前有好幾時很遲疑不肯承認自然邊界的主義，到了此時他卻要高聲大喊的要實行了。他說：『法國的邊界是自然劃定的，我們要向四個方向發展，北至海西至萊因河，東南至阿爾卑斯山，西南至庇里尼斯山。』這兩句話的意思，就是要尼斯，薩伏衣，日內瓦，瑞士的朱辣(Jura)，萊因河畔各省，比利時及荷蘭一部分，都要收入法國版圖。

英國全國都大怒反對，國會且不管他們喊，一月二十九日，諭令度穆累進攻荷蘭。英國此時要加入決鬪了，西班牙因為法國弑君，激動一種宗教的憤怒，也跟往加入決鬪場。

(三)日耳曼諸侯大會對法國宣戰 日耳曼諸侯的同盟，原已暫時搖動了，此時立刻聯合

起來。一月二十三日，俄羅斯與普魯士又瓜分波蘭餘地，奧大利似乎是暫時且不過問。他們答應與國由他取法蘭德斯，亞爾薩斯，洛林等，作爲賠補；又任從英國希望可以取安特衛普大陸。各國出戰的兵餉，皆仰給於英國，於是英國輦金入柏林，維也納，馬德里（Madrid），吐林（Turin），那不勒斯（Naples）。隨後日耳曼諸侯大合宣戰，以弑君爲借口，骨子裏是因爲法國的自然邊界主義，其最深藏於心中的，自然還是因爲看見法國快到土崩瓦解的時候了，他們要瓜分法國。

（四）法軍在荷蘭比利時之敗 歐洲聯軍的奢望，初用兵的時候，似乎可以達到。二月十七度穆累纔入荷蘭，就被敵軍打退。奧軍大隊入比利時。三月初三，度穆累部將米蘭大圍攻馬斯特立喜（Maestricht），不得不解圍，迅速退守列日，軍容不整，不到兩日，又被奧軍打退。三月初八，度穆累奉命退守比國都城，度穆累卻逕回巴黎，對於弑君的國會忿怒之極，比他忿怒聯軍還要利害得多。凡是要翻騰政局的人，必先要有多少威望，纔能辦得到。此時度穆累並無這種威望，卻要推翻政局。十二日他對於國會是怒不可遏，再也忍受不住，只好發露出來，於是寫了一封信給國會；這一封信，簡直的是一件宣戰書。

他的同黨吉倫特黨人，大受這一封信的打擊。同時又被羅伯斯庇爾善用時機，佔了先着，吉倫特黨又受打擊。

高山黨是要拚命的奮鬥到底；況且此時那羣不逞之徒，都幫助吉倫特黨，更不能不作孤注的一擲。正在這個當口，右黨失其依據。

政府中人加拉首先投入高山黨，隨後羅蘭的部下，亦相繼投入。加拉原賴羅蘭當了陸軍總長的，此時忽然倒戈，既投入高山黨，還不是附和丹敦，卻去作了馬拉的信徒。這種舉動，羅蘭夫婦覺得極其難堪，羅蘭夫人此時好像也氣餒了。十一月二十五，夫人寫道：『馬拉無時無刻不攻擊我，比作安推涅特（Antoinette），在報上說了無限若干壞話，他攻擊王后的話，也不過如此，把罵王后的話，拿來罵我。』有人說道：『夫人此時故示坦白，居然承認同部左發生戀愛，還說愛情雖是極濃，而並非肌膚之愛。』他的丈夫把他夫人所說過於自信的話，卻並不放心，覺得極其難堪。他已經勞於國事，精神委頓，又滿肚子悶氣，無從發洩，憤極辭職。於是政府的大多數閣員，都投入高山黨。現在只剩下兩個極懦弱無用的兩個閣員。一個是克拉徹勒斯，一個是勒布朗，是吉倫特黨的代表。

羅伯斯庇爾及馬拉兩個人，進步太猛了；他原意要同吉倫特黨講和，他的夢想，原是要聯絡各黨同心一致，以禦外侮。

(五) 丹敦出力聯絡，於是首先讓步，提議彼此先開談判。但是羅蘭夫人度量褊窄，不能忘仇。他的朋友，也是同她一樣，加對很激烈的喊道：『講和是可以的！什麼都可以！惟是殺人的兇手們及與兇手們同謀的，是一定要辦的！』這兩句話分明是指丹敦。丹敦瞪眼看住加對說道：『加對，你不曉得寬貸人，你是自取滅亡的！』

當時的國勢，是危殆到萬分，丹敦是見得到的，不能不同各黨派講和調停。他自己嘗走到比利時查看軍情，他很想國會忘記了彼此的競爭，聚精會神的整軍籌款製械。

(六) 維持公安政策。當下丹敦惟一的計畫，是要加練軍隊。同時羅伯斯庇爾卻要嚴辦外侮的好細。巴黎各分區，已經提議設立革命法庭之必要。吉倫特黨有許多人都反對這種辦法。汾約說：『這種法庭，不過是羅織鍛鍊專行酷刑的機關，比從前威尼斯 (Venice) 的慘酷法庭還要殘酷千倍！』又有人提議設立公安會，又被他們反對，不能成立。那時候原已有一個國防會，是在他們黨

人手裏的。他們以爲有這個國防會諸事都可辦，不必再設什麼公安會了。

反對黨不肯干休，決計要強迫他們通過，定於三月十日決鬪，卻不能成功。但是此時奧軍已克復列日，輿論大譁，把國會嚇倒。羅伯斯庇爾趁這個機會攻擊議會，說他們有意寬縱，貽害法國。丹敦是向來主張激烈的，演說了好幾次，幫助羅伯斯庇爾。於是議決通過，設立革命法庭。我們都曉得的，將來要演請君入甕的故事。自設立革命法庭之日起，剛好一年，丹敦本人反被這個法庭處以死刑。

第一部分的恐怖機器，算是鑄成了。第二步，就是設立公安會。國防會自然而要反對，但是因爲這個國防會的事權，都在大多數的吉倫特黨手中，高山黨更要攻倒這個國防會。國防會的會長就是加對，最爲羅伯斯庇爾所痛恨。迦第及他的同黨，能保守這個巢穴麼？不料十四日，度穆累給他們一個大打擊，他的信已經到了巴黎，國防會壓住不宣布，決定派丹敦及德獵克洛亞（Delacroix）去勸度穆累恪守其職。假使果然實行他所說的恐嚇話，吉倫特黨此時已經動搖，更要傾覆了。

（七）度穆累之舉動 度穆累的意思，原要等到打一個勝仗，乃實行他所說的恐嚇話，他正在等機會。三月二十日在尼爾溫登（Neerwinden）地方，以爲機會到了。他原以爲這一天可以打

勝仗的，不料他的未受過紀律的義勇隊，對他不起，左翼敗退，度穆累只好退兵。

他於是決計不等打勝仗了，先回巴黎。丹敦費了許多唇舌，勸他對議會說幾句認錯的話。

(八)公安會 但是來不及了。三月二十五日，因為尼爾溫登這一敗，不得不用極端政策，設立歷史上最著名的公安會。在過渡時間，不能不位置幾個吉倫特黨人作委員，卻不佔大多數。不久就要澄清，把吉倫特黨人都驅逐出會。

吉倫特黨就是這樣失去一切立足之地。最奇異的，就是吉倫特黨是已經完全失敗，居然還能苟延殘喘六個星期之久。

(九)法國的西邊舉事 因為環境所迫，纔設立公安會的，對於反對黨就慢慢很不利了。剛好這個時候，發生兩件大事：一件是西邊舉事，一件是度穆累反叛，完全證明設立公安會之必要。國會並不等列日失守，然後派兵鞏固北邊的防務，惟是不能再盼望有多少義勇隊。二月二十五日通過徵兵制，要徵調三十萬人，是用抽籤法選徵。

這是第一次強逼入伍，舉國猶是騷然。凡在主張革命的地方，徵兵制尚可以易於通行，並無十

分騷擾。但是在向來不滿意於革命的地方，這個徵兵制就好比星星之火，就鬧成一大片，難以收拾的燎原大火來了。

法國西邊的地方，如拉芬底，蒙士，諾曼底等處，有好幾年來並不爲時事所感動，他們都是粗野的種地人，並無一個市僧。小康的鄉紳，住在農民羣衆中，所過的日子，與農民相似。小教區裏有小牧師，向來是爲區民所擁戴的。革命並不十分擾亂這些地方，惟是宗教官制卻不然，很發生騷擾，比革命利害得多，這是不足爲奇的事。拉芬底地方不過是要等機會舉事，反對這種魔鬼新制。那裏有一個侯爵起事，纔發現出來這一處地方早已亂機四伏的了，處處都可以起事。

二月二十五日通過的徵兵制，就是導火線，一觸便炸。在當地人的意思，以爲這個革命怪物，不獨要驅逐他們向來所愛戴的好牧師，到了這個時候，還要把他們的好孩子壯丁們拉走了去，當魔鬼的兵丁。既然是要我們壯丁打仗，不如叫壯丁們打魔鬼罷！

(十) 拉芬底的領袖 警兵們要拉當地的壯丁去當兵，自然是毆打起來。那些種地人，纔算是實行真民主主義：他們第一個領袖名叫卡特利諾 (Cathelineau) 是個挑夫，是個好人，爲人慈

群粗野而誠篤。他首先激動本地的人，不到一個星期，拉芬底全境，都鬧起來了。

最初起事的時候，並無什麼維持王室的思想，並不是宗社黨，他們是爲維持宗教起事的，因爲宗教被巴黎的無賴打倒了。除了幾個出身微賤的人當領袖，還有幾個小康之家的鄉紳，如拉洛士紮克郎 (Larochejaquelein) 等，也挺身而出。政府見這件事很是出其不意的，事前並無防備，駐紮當地的軍隊，爲數極少，一起事都被鄉民打退了。不久，安如 (Anjou) 全境都反了。不到兩個星期，當地的壯丁，把重要都會市鎮都佔據了。當下有一個退伍的軍官篷宋 (Bonchamps) 同他的幾個朋友，把這羣起事的鄉民，用兵法部勒起來，於是乃有秩序，乃能成軍。他們組織了三大軍，篷宋統領的一軍駐在羅亞爾；沙勒特 (Charette) 所統帶的駐馬累 (Marais)。在此兩軍之間，有一支當時所稱爲天主教大軍的，是一個易北 (Elbe) 統領的。

三月初間，有幾處重要地方很危險，快要失守了。諾曼底及布勒塔尼 (Bretagne) 兩處，全境騷然。西邊既已起事，他處聽了，不難效尤，相繼起事，遙相響應的。南邊這時候是已經民怨沸騰，不難因一處起事而蔓延南邊全境，又不難自南而北，蔓延到腹地的，此時全國很有內亂之勢。

此時不獨內亂，還加以度穆累謀反勢成。他已經同統帶奧國軍隊將官通情款，只要奧軍承認不入邊界，度穆累願意把比利時雙手奉送與奧軍。度穆累居然實行將所有軍隊都撤回，離開比國。三月二十六日，度穆累在都爾內（Tournay）遇見三個著名的雅科俾黨，以爲他所謀必遂的，過於得意，好像是醉了的，又過於忿怒，忘其所以，居然明目張膽的，把他的計謀都告訴了這三個有名的雅科俾黨，說是他要帶兵入巴黎，關閉所有的俱樂部，救出議會，不使受俱樂部恐嚇。隨即又寫一封恐嚇信，給陸軍總長。

（十一）組織恐怖機關 因此國會得了警告。這時候國會要同時對付兩件極其可怕的事：一件是西邊內亂，一件是東邊的反叛。議場的情形是極其擾亂，吉倫特黨原是一片真誠，維持革命的，既不願令人疑心他們是與拉芬底地方的天主教人同謀，又不願人疑心他們同度穆累同謀，不得不勉強遷就，表決高山黨所要求通過的各種辦法。心裏雖然是極不願意，卻又不得不跟隨他們走。那些時所通過的議案，就是三月十九日懲辦貴族及教士；二十一日責成各自治區設立革命委員會；三月二十八及四月初五日頒行法律永遠貶逐逋臣，四月初五創設革命軍。如是者不到三個

星期時間，將所有一切實行恐怖的各種機關，都辦成功了。此後是選舉權力最大的公安委員會，初次以行政大權交付於此會的九個委員。馬拉說道：「非激烈暴動，不能建立自由；若要破壞君主專制，不能不暫時忍受自由的專制，這是絕不能少的事。」四月初六日，這一個有狄克退陀大權的公安委員會成立。委員之中，並無一個吉倫特黨人，無一個被選的。此時的公安會是丹敦獨攬大權，不久卻被羅伯斯庇爾逐出了。這個公安會，就是執行吉倫特黨死刑的。

（十二）度穆累之投敵 當下度穆累只管造成自己的罪狀，就把他所附的黨毀了。當時派了四個專員，其中有議員，也有陸軍的人去找他。他們是奉命，是要逮解度穆累回來，歸國會審辦，毋論他願來與否，一定要把他解回巴黎。四月初四，度穆累把這四個專員交與與人，激動部下反叛，又激不成功，只好投入敵軍。

（十三）度穆累之投敵是為吉倫特黨宣布死刑 吉倫特黨很真誠的不承認度穆累作同黨。但是從前原是吉倫特黨保舉他的，又曾經屢次扶助過他。他這種無地可以自容的謀叛，簡直是要把吉倫特黨破壞了。這時候所設各種的委員會，內裏並無一個吉倫特黨的人，自然更令人犯疑。

俱樂部宣布吉倫特黨的罪狀，說他們潛謀通敵。與英奧兩國通謀。自從這一天起，吉倫特黨是絕不能不破壞的了。羅伯斯庇爾的綠色小眼睛，是注視吉倫特黨。馬拉說了許多辱罵他們的話，激動羣衆吞噬這個吉倫特黨。

第二十七章 吉倫特黨之倒

(一) 攻吉倫特黨 布里索及戎索內一定要嘗嘗斬首臺的滋味：他們一定要在臺上跳舞！跳舞這兩句話，是一七九二年五月間，卡累當着加拉的面說的。

這個時候，吉倫特黨雖毫無事權，但是仍然還是阻手阻腳的。作者卻要承認高山黨對於時局，卻是很能明白的。當時的法國是不肯前進。有一位特派員於三月二十六日，寫信給巴累說道：『毋論什麼地方，人人都厭倦革命。』於是當道的人，就推得一種結論，以為一定要用力強逼，然後能振興厭倦。振興的方法，只有實行公安的大例。吉倫特黨雖然是維持扶助某某種辦法的，但是對於公安的辦法，還是反對的。是以若要實行公安政策，必先得打倒吉倫特黨。

他們攻擊吉倫特黨，是日見其激烈。右黨是貿貿然的攻擊丹敦，丹敦於是決計也合力攻擊吉倫特黨。加拉說道：『他因為要自救，要損朋友，故此逾越一切範圍。』他放縱他的左右手對穆郎刊

布他所著的聲明惡劣的布里索黨歷史，其中有要求驅逐布里索黨出國會的話，不到數天功夫，印了四千冊。

馬拉的攻擊，更是日見其激烈；現在是在很高遠的地位，宣布他的激烈議論。因為此時馬拉當了雅科俾俱樂部的首座，專對各分道說話，控告吉倫特黨。說他們是賣國賊，要救君主，要他們受審判。

(二) 吉倫特黨之辯護 吉倫特黨反攻，四月十三日，指斥馬拉對各道的宣言，為有意激動流血，居然令國會通過，要這個國人之友馬拉，到革命法庭受審判。

自治會的人想不到吉倫特黨會得了勝利的，於是更加忿怒，決計要議會領略他們的手段，叫他們恐懼。他們以為這一班市僧，非受些恐怖不可。當時的飢民，有一半餓到半死，他們求國會設法，議員中進步最猛的人也無實力援救，只有好言安慰。例如羅伯斯庇爾也不過說得好聽，說的是：「你們住在窮簷茅屋的人，不必妒忌住在高樓大廈的人。」自治會又要激動飢民鬧事，恐嚇議會。市僧議員十八日帕奇 (Pache) 因為逼於庸劣無能，被逐出陸軍部，卻有許多人歡迎他當巴黎